她是在深夜忽然驚醒的。

孩子們在無人島度過了特別的一天，早已筋疲力盡了，因此最初她並不明白自己為什麼會醒來，直到聽見耳邊的振翅聲。
（什麼聲音……？）
少女昏昏沉沉地爬起身，看到枕邊不遠處有個朦朧的白影。
「咿……！」以為是先前的幻象又出現了，她反射性地發出驚呼，但馬上就發現有些不對勁。
（是……鳥？）
那是當初離開庇護所時，混在行李中一起上了方舟的白色鳥兒，在黑暗中發出幽光。牠微微地歪著頭，像是在等待著什麼。應該是因為有人忘記關門，才不小心飛進寢室的吧，這麼想著，她鑽回了被窩。
「……好痛！」
臉頰傳來的一陣刺痛感迫使她再次睜開雙眼。鳥兒不斷輕啄她的臉，很焦急似地左右踱步。
（到底想做什麼啊？）
小鳥接著輕輕飛起，並在寢室的門口停下，回頭盯著她看。
（是要我……跟上去嗎？）
她有充分的理由不去理會那隻鳥、繼續睡覺，但總有種奇妙的感覺，好像沒辦法放著不管。
（……只要不靠近封鎖區域的話……）
方舟上大部分地點還是很安全的。她輕手輕腳地走出寢室，跟著鳥兒越過長廊、穿過大廳，最後來到了甲板的出入口。小鳥繞著門把飛著，催促她開門。
今晚的海非常平靜，船身幾乎沒有晃動，就算到甲板上應該也沒什麼危險才對……稍微猶豫一下，她最後還是選擇將門推開。一瞬間，混合著鹹味的海風直撲而來，鳥兒也馬上飛了出去。
「等一下——！」
少女不自覺地出聲挽留，不等門完全關起便追著牠上了甲板。白色的羽翼在黑暗中劃下軌跡，飛向甲板另一端的一團模糊光影。
「呀……」她原本緊追不捨的腳步這時卻顯得猶疑，想起上次的幻象事件，害怕鬼魂的她思索著是否應該再更加靠近。

渾沌的光影伸出手——對，那是一個人影，一個嬌小的孩子——想讓鳥兒停歇，但牠卻只是穿了過去，就像任何一隻自由的鳥穿過籠門那樣自然。她的視線也隨之落到了那個人影上，然而看得愈仔細，少女就愈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
光影逐漸匯聚在一起、形成了輪廓，她幾乎可以看見髮絲在風中飛舞、纖細的四肢、身上穿著的短褲，以及和自己相同的容貌。她大大地抽了一口氣。

——又是惡夢嗎？

不是的。
男孩的表情給了她答案。他微笑著，和少女遙遠記憶中的模樣相去無幾，只是帶著一絲寂寥。

「……是你嗎？」
她的聲音在顫抖。
「是我喔。」
他的聲音很平靜。

她奔向他，顧不得夜風亂了她的長髮，一心一意地只想抓住那道光，但男孩卻將手掌往前推，像是在說別再靠近一樣。她停下來，這才想起方才鳥兒直接穿透了他的那副光景。就算她伸出了手，也什麼都抓不住，不過就是徒增空虛罷了。
「……羅賓……！」
多少年不曾呼喊過的這個名字終於從唇齒間流淌而出。就只有這一刻，惡夢、罪惡感和愧疚全都被她拋諸腦後，只有眼前的幻影才是真實的——他就在這裡。
「為什麼……？」
從心底翻湧的思緒中，她只拾起了這一句話。
（為什麼你會在方舟上？為什麼出現在我面前？）
（為什麼……你還願意對我笑呢……？）
淚水模糊了她的視野，但男孩淺淺的笑靨卻是如此清晰。
「沒有為什麼。我可是你的哥哥啊。」
那根本不算是回答嘛——若是在那個他們依然無憂無慮的時候，她一定會這樣子挖苦他吧。
然而她變了，已不再是什麼也不必想的天真孩子，她被往事緊緊糾纏，勒痕或深或淺，卻從來沒消失過。她又往前走了幾步，幽光微微地照亮她的臉龐、她的表情，看到早已長得比自己高大的妹妹哭紅了眼，男孩露出有些傷腦筋的笑容。
「你啊……什麼時候變成一個愛哭鬼了？」
「就是從失去你的那個時候」——即使她不開口，他也明白。
「……對不起……」

一直一直都最想要傳達給他的話，在寬廣的甲板上幾乎細不可聞。
「對不起、對不起、對不起……」
她好像又變回了數年前的那個孩子，除了哭著道歉外，不知道還有什麼選擇。鼻腔中的酸楚使她難以呼吸，堆積如山的話語堵住了她的喉嚨，她的雙眼幾乎看不清，她的兩手甚至無法碰觸到那白影，只能一次又一次擦去不斷落下的淚珠，即便這只是徒勞。
「為什麼要道歉？」
「因為、都是因為我……害了你……」
少女想起上次的惡夢，想起夢中刺向她的每一句指責和詰問。能夠挽回嗎？當然不，再也無法挽回了；能夠獲得原諒嗎？當然也不，至少她在心裡深處是這麼認為的。然而男孩搖搖頭，否定了這個推論。
「那不是你的錯。」他說：「你擅自跑出家門，而我擅自決定自己去把大人們引開……所以我們扯平了。」
像是牧羊人搖著的鈴，男孩清亮的嗓音迴盪在少女耳邊，就算她的鼻子、喉嚨、眼睛和雙手全都不管用了，只有她的耳朵依舊捕捉到他的一字一句。
「我知道你一直都很自責——因為，換成是我活下來，我一定也會這樣想。」
她愣住了，兩手僵直在半空中，任由淚水滑落而不自知。
「吶，可以告訴我嗎？」他伸出剛才阻止她繼續靠近的手，想要替她擦去眼淚，卻也只是徒勞。
「如果是你死了，我活了下來，你會希望我怎麼做？」
「我……」
面對意料之外的疑問，少女有些不知所措，但仍然抽泣著拼湊出答案。她的聲音小得像根針掉到地上似的，男孩湊近她，側著耳朵仔細傾聽。
「我希望、你、不……怪……」
「不要責怪自己？」
「不要、被……這……綁……」
「不要被這件事綁住？」
「得、到……福……」
「得到幸福？」
少女點點頭，用終於恢復知覺的手抹著臉。並未再發出隻字片語。
「那些就是我希望你能做到的事啊。」
「——！」
男孩溫柔地笑了。她猛然抬頭，不再模糊的視野中除了有他，還有他背後那一片美麗的星空——她現在才注意到，今晚是個無雲的夜。
「我希望你能幸福……不再被過去緊抓不放，不再強迫自己成為任何人……而是做為真正的你，自由地活下去。」

幸福？在庇護所的日子倏地從腦海中閃過。就如同她在夢中的自白，有時候她幾乎就要忘掉過去的一切了，然而最後總是會想起來，想起最懷念的那個人終究不在這裡，想起自己終究無法成為他。幸福和她似乎只有一步之隔，卻又藏在了最隱密的角落，讓她遍尋不著。
「你的帽子上，有一根藍色的羽毛吧？」
你為什麼知道？這個問題已經毫無意義了，因此她並沒有問出口。那是在她進入庇護所幾個月後，在面海的窗前撿到的，是一根非常普通的白色鳥羽。青鳥是幸福的象徵——她曾經在繪本中讀過這個故事。她將鳥羽塗成藍色，儘管當時的她並不知道這麼做有什麼意義。
「就像你把白色的羽毛塗成藍色一樣……就算是白色的鳥，只要映在你的眼睛裡，就會變成青鳥啊。」
「——！」

一直不見蹤影的鳥兒出現了，牠從兩人之間飛過，雪白的身姿倒映在少女水藍色的眼球上。

幸福的青鳥——打從一開始就在這裡。

「……我們是雙胞胎，」目送鳥兒繞著圈子飛向夜空後，男孩開口了。「我們完全相同……卻又完全相異。你還記得我討厭吃蔬菜嗎？」
「……嗯。」
（但我喜歡吃。）
「還記得我們一起讀繪本，你說你最喜歡兔子嗎？」
「記得……」
（但你最喜歡鳥。）
「我們的喜好是如此地不同，可是面臨生離死別，我們的想法卻一模一樣……」
（換成是我，我也會希望你能幸福。）
「我們身上有著和彼此相同的部分……但並不代表必須要捨棄不同的部分。」男孩握住了少女的手，明明兩人無法互相觸碰，她卻感覺到手背和掌心傳來了溫度。
「你不必成為我。」
不過，如果你願意繼續用羅賓這個名字，我會很開心的。男孩隨口補充道。
「因為它很適合可愛的女孩啊。」

他又笑了，今晚他總是微笑著。

她又哭了，今晚她總是在哭泣。

她聲嘶力竭地哭喊，不再顧慮是否會打擾到睡夢中的孩子們，也不再顧慮隔天浮腫的雙眼和沙啞的聲音——那是至今為止的「羅賓」才會有的想法。

告別式開始了。
向過去的人、過去的痛，還有過去的自己。

等到她的最後一滴淚乾涸、肩膀不再顫抖，甲板上已看不到他的身影。白色小鳥結束了牠的散步，悠悠地飛到少女身邊。

她伸出手，而鳥兒停在她的指頭上，收起了羽翼。

－FIN－